

濂

溪

志

濂溪志卷之三

古今紀述

記

濂溪先生祠堂記

胡銓

春陵太守直間向公抵書某日紹興之初予嘗涖茲
土壬子春坐諸司誣桀罷寓豐城僧舍是秋文定胡
公自給事中免歸亦館焉得朝夕請益一日謂予濂
溪先生春陵人也遺事乎對以未聞後讀河南語
錄見程氏淵源自濂溪出乃知先生學極高明因傳
通書誠說味於其所不知茲幸復假守兗事一日謁

先聖畢諸儒官生徒先生天下後世標望誠謀具在
 後學獨不知尊仰是大漏典請建祠講堂後三元閣
 上皆應曰諾夏四月辛卯繪事傳立闔郡鄉化翕然
 子其記之某謂自引與法於棗刺郡者悉為吏牘埋
 沒至有難如素王之嘆吳暇教化公下車首尊賢崇
 雅且懇以誠為言此盛德事某敢以固為辭况伯氏
 辱知為舊其又奚辭竊聞韓子曰誠者不欺之名程
 子曰誠者理之實不誠無物言無實也其說始於易
 成於禮考之曲禮鬼神以誠考之禮記慎終以誠考
 之特牲婚禮以誠考之月令工師以誠考之學記教

學以誠考之樂記禮經以誠考之祭統祀享以誠考
之中庸事親以誠考之大學治天下國家以誠八者
一不誠焉皆欺矣大哉誠乎誠非難也至誠之誠難
也夫婦之愚反身可以為誠及其至也雖堯舜之誠
荀卿猶以為偽堯舜豈偽也哉故曰至誠之誠難也
禮至誠有五能盡性也能化也前知如神也無息也
知天地之化育也是皆實理之極不欺於人故能盡
性不欺於物故能化物不欺於神故能如神不欺於
已故能無息不欺於天地故能知天地之化育通書
之作蓋期學者至於是焉耳其云性者剛柔善惡中

而已盡性也云動則變變則化者能化也云寂然不
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如神也云君子乾乾於
誠者無息也云乾坤交感化生萬物者知天地之化
育也知此五者則知禮之所謂誠矣知禮之所謂誠
則知易之所謂誠矣易禮通書其致一也或曰通書
叙乾損益動云不息於誠叙家人睽復無妄云無妄
則誠是卦皆誠也而漢書又以為易唯乾言誠誠者
天之道也然則通書非乎曰否子獨不見夫一六之
說乎天以一生水地以大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誠
則明明則誠誠明合而道可見古之人蓋以誠配一

也言誠而止於天猶知一而不知六也按誠說乾元
誠之源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夫乾四德為誠坤
屯臨隨無妄革亦四德也不得為誠乎元亨誠之通
大有蠱升鼎非誠之通乎利貞誠之復蒙同人大畜
離咸恒遯大壯明夷家人蹇萃漸允渙中孚小過既
濟非誠之復乎推此則易非止乾為誠也明矣獨乾
言誠者端本之道耳故曰乾元誠之源其旨微哉公
往歲司風憲湖湘戢吏字民民至今思之以不屈摧
勢添三十年而所養益剛大今復觀象濂溪務實去
偽豈徒角空言而已必其由先生之書以明易以合

手曲禮之誠以嚴屏攝合手擅方之誠使民送死無憾合乎特性之誠使民婚姻以禮合乎月合之誠使民器不若窳合手學記之誠使民風移俗易合手樂記之誠使民禮經無偽合手祭統之誠使民祭思敬合手中庸之誠使民養思孝合乎大學之誠使吾政術無頗欺無所不用其誠矣由是而克焉吾知公後日登壇贊元致君堯舜上則盡性也能化也前知如神也無息則久也知天地之化育也宜皆昭合通書之旨視濂溪其無愧焉濂溪諱敦頤姓周氏紹興二

十九年五月日記

道州達先生祠記

淳熙五年

張栻

宋有天下明聖相繼承平日又元氣胥會至昭陵之
世盛矣宗上鉅儒磊落相望於是時濂溪先生寔出
於春陵焉先生姓周字茂叔晚築廬山之下以濂名
其溪故世稱為濂溪先生春陵之人言曰濂溪吾鄉
之甲名也先生世家其間及寓於他邦而不忘其所
自生故亦以是名溪而世或未之知耳惟先生仕不
大顯於時其澤不得究施然世之學者攻論師友淵
源以孔孟之遺意復明于千載之下實自先生發其
端由是推之則先生之澤其何有窮哉蓋自孔孟沒

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為窮經學古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間其於文義不能無時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聖賢之心鬱而不章而又有顛從事於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生文士自岐為二途及夫措之當世施於事為則又出於功利之末智力之所營若無所與於書者於是有異端者乘間而入橫流於中國儒而言道德性命者不入于老則入于釋間有希世傑出之賢攘臂排之而其為說復未足以盡吾儒之精歸故不足以抑其瀾而或反以激其勢嗟乎言學而莫適其序言治而不本於

學言道德性命而流入於虛誕吾儒之學其果如是乎哉陵夷至此亦云極矣及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蓋在此而不在乎他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其於致知力行具有條理而詖邪淫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可謂

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四月戊寅承務
卽直寶文閣權發遣靜江府兼管內營田事賜紫金
魚袋張栻謹記

永州府學先生祠記

張栻

零陵守福唐陳公輝下車之明年令信民悅迺思有
以發揚前賢遺範貽詔多士他日偕通判州事魯公
迪詣郡學顧謂諸生曰永雖小郡而前輩鉅公名德
往往辱居之如本朝范忠宣公范內翰公鄒侍郎公
皆旣建祠于學宮矣惟瀛溪周先生嘉祐中嘗倅此
州而獨未有以表出之豈所以為重道崇德示教之

意乎於是教授劉女世率諸生造府請就郡學殿宇
之東廂闢先生祠前通判武岡方公疇以書走九江
求先生像于先生諸孫得之陳公命零陵宰高祈董
其事而成之繪像儼然欄楯周密既成屬拭為記拭
以晚生屬辭不獲敬誦所聞以廣其意先生諱惇願
字茂叔舂陵人歷官凡九遷至通判永州用呂正獻
公薦擢廣南東路轉運使判官改提點刑獄所臨力
行其志晚以病丐分司築居廬山下有溪流其旁名
之曰濂故號濂溪先生拭嘗聞程公太中侅南安先
生為獄掾太中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

因與為友故明道自十五六時聞先生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伊川年十二三亦受學焉惟二程先生倡明道學論仁義忠信之實著天理時中之妙述帝王治化之源以續孟氏千載不傳之道其所以自得者雖然師友可傳而論其發端實自先生豈不懿乎先生著通書及拙賦皆行於世而又嘗俾學者求孔顏所樂何事噫以此示人亦可謂深切矣後之登斯祠者觀先生之儀容讀先生之書賦求先生之心真積力久希聖希賢必有得顏子之所樂者矣

記

南康軍新立先生祠記 淳熙五年張栻

淳熙五年秋詔新安朱侯熹起家為南康守越明年
三月至官慨然思所以仰稱明天子德音者首以興
教善俗為務乃立濂溪周先生祠于學宮以河南二
程先生醜貽其書友人張栻曰濂溪先生嘗領是邦
祠像之立視他州尤不可以緩子盍為我記其意栻
既不克辭則以平日與侯共講者述之以復焉自秦
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
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生發政施仁之術聖人天理人

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惟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生之所以為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予以復明至于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凡聖人之所以教人與學者之所以用工本末始終精析該備於是五伯功利之習無以

乳其正異端虛空之說無以申其誣求道者有其序
而言治者有所本其有功於前聖而流澤於後世顧
不大矣哉春秋奉嘗編於學校禮則宜之而况此邪
嘗為先生所領之地祠像又為未設誠缺典也今朱
侯下車未遑他議而首及乎此可謂得為政之本矣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朱侯之所以望於來者豈
不在於斯乎雖然杖又有說焉蓋自近歲以來先生
之書徧天下士知尊敬講習者寢多而其間未免或
失其旨妄意高遠不由其序游談相夸不踐其實反
以病夫真若是者適為吾道之罪人耳夫惟醇篤慨

惻近思躬履不忽於卑下而審察乎細微是則為不
負先生之訓其於孔孟之門墻庶幾乎可以循序而
進也此又豈非朱侯所望於來者之意乎

道州寧遠縣先生祠記

魏了翁

寧遠縣令黃君大明以書來曰吾聞古之鄉先生歿
而祭于社寧遠雖藁爾邑而先生之流風未墜不可
以無祠也子也覺先生之道而尊其名麗牲有日將
以識里人奉嘗之思子為記之了翁嘗聞人道要有
三曰父曰君曰師無父無生無君無以生無師猶無
生也唐虞三代盛時民生於風氣之未漓又得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君師今其法度紀綱猶可槩見
大抵合以井牧聯比比閭教以庠序道以師長維以
諫救放以德藝無一壞一民不相聯屬焉正歲孟月
之吉黨里社營之會無一事一時不相警策焉夫然
復教行俗成而君師之分盡迨厲宣幽平已不能如
成周之舊仁壽鄙天民自為之為君師者不及知也
矧自是以降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斯時
而民之散已二百年則雖以孔孟之道而無位亦
不能聯屬而維持之然猶不忍吾之同體偃偃然如
窮人之無所歸也乃屬其徒類面教之近以淑其國

人子弟遠以垂諸天下後世民之久散者固已不能
遽返而為士者猶有所屬則斯文不墜以俟後聖猶
將有望焉而天未欲平治也雖以孔門弟子一再傳
而失之况秦漢而後學殘文闕師異指殊泮渙滋甚
董仲舒嘗請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
道庶幾統紀可一民知所從而時君不足以行其說
迨其後也才知之士各挾其所溺以行於世不務記
覽則淪虛無不為權利則銜詞采至是而不特民散
上亦散矣不有養生發太極本然之體明二五所乘
之機而示人以日用常行至近至切之理則異端小

道將誣民感世於然所終極又非二程子張子推而
大之括拊綿延以開濟興諸儒則先生絕學又將
予然孤立矣猗歟盛哉然而遠近世朱文公張宣公
呂成公諸儒死士又各挾其所以溺於人者溺人而
士之散滋甚記問學之末也今又非聖賢之書而虞
初稗官矣虛無道之害也今又非佛老之初而梵唄
土木矣權利誼之嘉也今又非管晏之遺而韃刀毫
末矣詞章枝之小也今又非騷選之文而淫哇淺俚
矣此且憂世之士所以悼道之湮鬱而慨然有感於
儒先之教象而祠之尸而祝之也然而民既散矣有

士以屬之士既散矣終不可復屬邪有書以屬之天命流行亘千古如一日先生能見孔孟之心於千五百年之久先生之書爛如日星家藏而人誦之豈無見先生之心而興起者邪先生初見二程使之求孔顏之所樂他日筆之於書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嗚乎得孔顏之所樂則必不以務記覽工詞章慕虛寂為能也得伊尹之所以志則雖刀毫末之得失亦慮以為戚濟也吾黨之交益相與懋明此理尚庶幾或有所屬而不至於失望焉資政殿學士則簽書樞密院事魏了翁撰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淳熙五年

朱熹

風秦處守廣漢張侯既新其祠之學因與濂溪河南
三先生之祠于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
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
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
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
陋乖離莫適正統使其君之治不得比於三代之隆
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
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援探聖

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闢發
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
不畢舉河南程氏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
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
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
卓然不流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
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為不小矣
熟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
是以莫知其本來濔濔之意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
畧聞之者則又舍遠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即事窺

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
作爲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其意豈不有在於斯
與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
欲有請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食於先聖先
師之廟其後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棧之爲大學官
又以其事白宰相且欲廢王荆公安石父子從祠
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下
詔罷臨川伯雱者畧如棧之言然則公卿議臣
有能條奏前一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
及於濂溪其亦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棧丞相魏

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可
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自發其端使三
先生之祠遍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
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
既為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焉以俟淳熙五年
冬十月辛卯新安朱熹記

韶州學瀛溪先生祠記 淳熙十年

朱熹

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為學言天
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

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
虛。優於治已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
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
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騫於
一世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
興。九疑之下。舂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
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大極陰陽五行之
奧。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
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
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

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啓河
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宏遠矣。是以人歆
自是有所制而不得肆異端。自是有所避而不得騁
蓋自孟氏既沒。歷選諸儒受授之次。以論其興復開
創。汎掃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生熙寧中嘗
為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洗冤澤物。其
兆足以行矣。而以病去。乾道庚寅。知州事周侯舜元
仰止遺烈。慨然永懷。始作祠堂於州學講堂之東序
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三年。教授廖君德
明至。視故祠頗已摧剝。而香火之奉亦惰弗供。乃謀

增廣而作新之明年即其故處為屋三楹像設儼然
列坐有序月日朔望率諸生拜謁歲春秋釋奠之明
日則以三獻之禮禮焉而猶以為未也則又日取三
先生之書以授諸生曰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則其進
而登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
韶故郡生多愿慙少浮華可與進于善者盖有張文
獻余襄公之遺風焉然前賢既遠而未有先生君子
之教以啓迪於其後雖有名世大賢來官茲地亦未
聞有能樞衣請業而得其學之傳者此周侯之所為
惓惓焉者而德明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怠也今既

訖事而德明亦將終更以去矣夫子幸而記之一言
庶幾乎有以卒成周侯之志是亦德明之願而諸生
之幸也廖君嘗以學講于熹者因不復辭而輒為論
著先生唱明道學之功以視韶人使因是而知所以
用力之方又記其作興本末如此使來者有考焉
熙十年癸卯歲五月丁卯新安朱熹記

濂溪先生祠堂記淳熙丙申

朱熹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托於人者或絕或續故
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

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雜揉，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自然之理。而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為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淳漓別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托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孔子於斯文之興衰，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以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

其天之所畀而得手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以絕之
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
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
有宋聖祖受命五星聚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
漓者淳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於人而先生出
焉不繇師傳默契道体建圖著書根極領要當時見
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
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
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
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焉

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惇。願字茂叔。世家春陵。而老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室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莽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已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愚不肖。不足以此。獨幸嘗竊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親見其為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

甚獲因文字以記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是則庶幾乎兩侯之志云爾

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

朱熹

淳熙八年春三月婺源大夫周侯始作周程三先生祠堂於縣之學中而使人以書來謂熹曰子固吾邑之人也蓋嘗有聞於先生之學而既祠之南康矣且濂溪故宅豫章宜春之祠又吾子之所記

也其亦為戒言之熹惟三先之道則高矣美矣然
此婺源者非其鄉也非其寓也非其所嘗遊宦之
邦也且國之祀典未有秩焉而祀之於禮何依而
於義何所當乎則具已告且謝不敢後數月周侯
與邑之處士李君縉及其學官弟子數十人皆以
書來曰惟濂溪夫子之學性諸天誠諸已而合乎
前聖授受之統又得河南二程先生以傳之其流
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
士靡然向之十數年來雖非其鄉非其寓非其遊
宦之國又非有秩祀之文而所在學官爭為祠室

以致其尊奉之意蓋非敢以是間乎命祀也亦曰
肖其道德之容使學者日夕瞻仰而興起焉耳且
吾邑之人所以得聞三先生之言者子之先君子
與有力焉今祠亦既成矣子安得而不為之言乎
抑先生之學其始終本末之趣頌吾子悉陳之庶
乎其有發也熹發書愀然曰明府之教諸君之言
其命熹以記者熹不敢復辭矣乃先生之學則熹
之愚懼不足以言之也雖然諸君獨不觀諸濂溪
之圖與其書乎雖其簡古淵深未易窺測然其大
指不過與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

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樂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而亦豈有以外乎諸君日用之間哉顧獨未之察耳今幸以賢大夫之力既欲得以日見先生之貌象而瞻仰之則曷若遂讀其書求其指以反諸身而力行之乎已而遂書其事與其辭如此以為記以為學者由是用力焉則庶幾乎三先生之心不墜于地而於吾先君子之志賢大夫之意亦可以無負矣諸君其亦勉之哉祠在講堂北壁下

濂溪先生南鄉坐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東西鄉以
侑焉周侯名師清玉僊人好學有文而嘗仕於朝
矣其為此邦寬以撫民禮以待士而所以教誨之
者又如此非今之為吏者所能及也秋八月癸丑
邑人朱熹記

廣東憲司先生祠記

蔡抗

昔先師朱文公作濂溪周夫子祠堂記曰高極乎無
極太極之妙而不離乎日用之間幽採乎陰陽五行
造化之賾而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大哉

言乎。所以聞夫子精微之旨。揭萬世義理之準也。蓋
天子之學。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上下與天地同流。此
其淺近者所能窺。而其見之行事。則謹刑一節。尤為
深切著明。夫明刑以弼五教。制政以教。祇德自古聖
人。輕重毫髮必致其謹。是固陽舒陰慘。仁柔義剛。以
輔教化之不及。而好生之心。流行不息。同胞同體。視
之如傷。于以全人性之天。則於無極太極之本體。亦
豈有間哉。夫子辨分寧不決之獄。爭南安非辜之囚。
所至務以洗冤澤物為己任。至於詳刑廣東。則仁流
益遠矣。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聖人法天以政。養

萬民肅之以刑此天子之秋肅天子之春生也深溪
萬初民死於石為之滅硯而著令黃茆張空民死於
瘴為之緩轡而徐行御人候吏惟恐奔走馬蹄旗脚
之或後而黠胥惡少則凜凜然如快刀健斧之將加
仁之克廣形著如是夫淳熙間繡使陸公世良因民
之德公也祠于丹荔堂之側有年矣近憲司楊君大
異改祠于相江書院今周侯弭節是邦思其棠之遺
首訪舊祠吏以廢告侯坦然曰相江之祠學者之通
敬也而所主者教司存之祠官守之常敬也而所主
者刑刑教雖一而祠有不同夫豈可廢哉亟命汛掃

舊宇而謁至焉又憲規模湫隘不足以揭虔妥靈遂
闢地於官治之西偏以庶幾羨墻之思且貽書俾抗
詆之抗學於朱子者也酌泉知脉元公於抗有罔極
之思誼弗敢辭竊謂元公之祠遍天下而司存一祠
侯獨以為不可廢者何哉廣南十四州生民之命所
繫也為部使者旦而瞻是祠退閱未決之獄必思夫
子之以剛潏中以動而明敢不敬朝夕而瞻是祠退
決非辜之囚必思夫子之中正明達燭及微暖敢不
敬朔望瞻是祠退而心行乎一路之間必思夫子不
憚出入之勤雖荒崖絕島而念慮不可不到也敢不

敬祠在是則敬在是敬在是則十四州之民命在是也祠可不復其舊歟此侯之心也嗚乎侯之心非特善一家之學將以開羣心有體有用有微有顯之學也非特為曲江之地將以為天下立心立命之地也前乎百八十年之既往侯既有續元公之道後乎千百世之方來必又有以續侯之心相與引之於無窮仁不可勝用矣侯名梅叟元公族孫也學行為世推重云

重新三先生祠記

景泰四年

金潤

日月星辰之懸象於上者天道也山川海岱之成形

於下者地道也仁義中正之恭贊乎其間者人道也
應之為五行配之為五事賦之為五常稟之全秀之
萃者其維聖賢乎夫三王繼而五帝三王降而五霸
篤生吾夫子之聖維持天紀煥燿人文囊括大成纂
述六籍道貫天地之始教垂天地之終嗟乎木鐸盡
稀微言寢息世道治忽吾道隨之隱顯一脈微微不
絕如綠秦焚烟雲漢歎燼餘三國鼎分隋唐夷集五
季之衰壞亂極矣天運之好還道不終窮必有言而為
經行而為法不河而西不洛而書續千載道統之緒
啓六經性命之源者出若周元公是也常上畫本極

一圖以授二程示大易之妙揭二五之精化化生
而無窮者天道焉地道焉人道焉何也男女一陰陽
吾心一太極也散之一本而萬殊歛之萬殊而一本
即吾夫子之一貫曾子之一唯可以默契而不可以
語索可以神領而不可以聲傳此之謂見道之真此
之謂心與道一自非一程親受道學之傳以興起斯文
為已任則白晝而長夜者何自而明哉此有功於天
地有功於生民宜其過化之地有祠而奉之也歲久
既沒景泰四年癸酉實潤至郡之明年即其故址增
闢而廣之更新以其舊蓋諸賢從祀學宮明時之

通制也嗚呼慨先傳之既遠歎妙指之常新則茲祠之達思其人尊其道庶幾有所感發焉者潤之期望深矣故為之記

重作書院記 成化三年

葉盛

嗚呼周先生之道孔子之道也斯道也原於天命具於人心非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聖無以行斯道於時以濟生民非孔子之聖無以明斯道於書以傳萬世夫天豈不歎斯道之常行於世以為生民無窮之幸哉顧勢則有不能耳世不恆然而天之心則無時而不然故孔子既往千五百年之久復有

周先生者出而斯道之傳不絕而復續使時君世主
動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為準則為
帝為王迭為進退而斯世斯民延頸想望至治之如
古昔盛時而不至於糜爛之極蓋亦非偶然之故矣
觀夫孔子之言槩在六經蔑以尚矣而鄒孟氏者聞
而知之自擬私淑其為言曰性善曰義利而前聖之
道為愈明周先生生乎孔孟絕學之後乃以卑官辱
寓南安當時有程珦氏獨能識先生而令二子師之
是為河南兩程先生父子兄弟師友之間淵源流派
耳聞目見口傳手授而其為書則曰太極曰通書曰

易傳諸書發揮天人之蘊開示學者身心用功之要
其推明前聖之道為益切所謂天地不悖鬼神無疑
考前聖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者至于今人知有孔
氏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的然如見可
舉而行此天之愛生民其心固如是而必於孟子周
程焉屬之詎不然歟南安之有道源書院肇於宋乾
道乙酉郭見義所創三先生祠自是以來終宋迄元
其間嚮慕之士如江丞相萬里輩皆累有興復之盛
寢久而廢國初更為大庾縣學學有祠後學革而復
廢景泰中郡人雖有復祠之舉未備也成化紀元之

初南安知府前刑科給事中桐城姚旭大庾縣知縣
前歷應城新塗兩縣吳郡夏璣皆以進士高科服官
有年而出牧于此曰吾徒先務之大有如邦先賢三
先生宜不得而緩乃相與捐俸躬為募率得好義士
民若干人協力一心重作道源書院於舊祠之後榜
其楹曰景行之堂藏書其中以待來學前鑿巨石為
光風霽月亭仍別為一室載植理皇當日親染賜額
之碑而又有周垣之固重闕之嚴也書來圖狀與俱
而屬記於盛且曰故縣學弟子員并入南安學密邇
書院尤碩開所以教諸生者意盛愚何人而敢有言

於三先生者乎雖然三先生不作又幾五百年矣而
三先生之遺書不亡而存諸君有不聞而誦習之乎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此固周先生之言也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此程伯子
之言是亦叔子之言而已爾士無志則已苟志於道
必也終其身服膺乎三先生之言以篤行乎三先生
之道庶幾有以副乎今日興復是舉之盛心而為無
負乎方今明盛之時

府治後廳東吟風弄月臺記

成化十七年

張弼

周濂溪先生為南安軍司理時適程大中為通判因

遺明道伊川二子從學而卒有得焉以繼往聖開來
學而垂萬世太平之術故南安府有道源書院於學
宮之傍固足以表著之矣然昔之軍治即今之府治
三子之冠容與於斯者非一日階墀堂序尚遺舊址
流風遺韻未盡泯滅後人朝夕於斯寧無感觸而景
仰乎故因府治內廢臺刊除草木甃砌而屋之而額
之曰吟風弄月臺焉蓋以當時所記瀟溪志趣高遠
常自吟風弄月程子亦云自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
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可見襟懷同一灑落不可以
勢利拘也或謂周子政事精絕程子為政上下響應

使遇焉則伊周不足多舍此不及而乃表其吟風弄
月將與騷人墨客流連光景者同科耶噫難言也子
路革咸欲得國而治之孔子獨與洛沂風雩之點將
無意於用世澤物者耶是難言也殆以人欲淨盡天
理流行隨處充滿則隨事順應斯與天地同心而萬
物一體也即吟風弄月者舉一端而全體以著大用
以該所以安百姓育萬物者實不外是其為政精絕
上下響應吟弄之一致耶流連光景者似若彷彿其
致天壤矣噫是誠難言也非淺陋所可窺也姑書成
語揭之於臺天下後世必自有真識者在謹銘之曰

周程有臺永鎮茲府登勿乘輿燕勿歌舞先哲之遺
孰敢戲侮圖書左右風月今古曰敬曰誠闢我門戶
澤物洗冤昭哉仁武適追仁武斯民父母庶克事天
弗愧守土

復興書院記 弘治十五年

謝 鐸

南安守天台盧君濬既興復道源書院而以書來告
於鐸曰南安故濂溪先生周公之止國實二程先生
所從以受學之地也蓋宋慶曆中先生嘗為南安司
理二程之父大中公適倅于茲知其為知道者因與
之友且使二子往受學焉即所謂每尋仲尼顏子樂

處而吟風弄月以歸者也。南渡以來凡先生宦遊所
至若洪若韶若邵若江州皆有祠以尊奉之。况南安
所謂道源書院之榜實理宗御書以賜。顧得而後之
哉。惟我

國朝益崇正學。先是若姚守旭輩雖嘗更新而歲久寢
壞。弘治庚申復圯于水。越明年濬移守自黃大懼弗
稱。又明年乃圖興復。因白于提學副使錫山邵公國
賢議以克合。遂經始于今年甲子之春。至仲夏而成
祠。凡四楹。先生南向。二程先生左右列以侑焉。祠之
後為景行堂。其前為光風霽月亭亭之前。為大門。取

故御榜而揭之提學公謂不可無一言以紀成績因
屬濬以請嗟夫先生之道高矣美矣豈予末小子之
所敢知然竊嘗究觀儒先之說抑不敢謂無志於其
梗槩之萬一者蓋先生道本天畀學匪師傳著作圖
書闡發精蘊體用一源隱顯無間上接洙泗千載之
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脉絡分明規模宏遠遂使孔
孟之後斯道再明如日中天如水行地所謂歷選諸
儒授受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汛掃平一之功誠未
有高焉者也由是而觀先生之道實天下之所共仰
百世之所當祀者蓋嘗秩之孔廟與天地相終始矣

夫豈區區一方之仕國所得而專之哉。惟觀其去思之蹟，仰其過化之神，則所以致其尊奉之誠，自有不能自己者耳。辟之指日，窺天鑿地得水，而謂天與水其專在是，夫豈可哉。雖然，秩在廟祀，固天下百世之所共守，而仕國之祀，則實繫乎守土之人。否則先生宦遊所至，豈值南安哉。豈直所謂若洪若邵若韶若江州者哉。於是益足以見盧君之賢，若乃力取先生之遺言，探討服行而不為異端俗學之所疑誤，則又提學公之責，而鐸竊亦頂有愧焉者也。又豈直一書院之興復，竊名文字之末而已哉。

重脩吟風弄月臺記正德十六年黃芳

南安郡治東有臺曰吟風弄月志周程授受之地也
周程大賢也賢者所過有遺思焉即其地昭其迹表
賢以寓教司牧者之所先也四字撥程子語程蓋假
物象以狀有道者心境融徹而吾雍容其間倡酌乎
治若有遇焉故爾非流連光景之謂也夫心本澄湛
淆之乃汙汙則障閼不通湛則混然與太虛為體與
太虛為體故能同於物同於物故能隨寓以遂其樂
而無間焉學而至於樂學之極也孔顏所樂何事惟
周程知之周子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程

子曰金革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皆身其事而形諸
言者也匪風其清匪月其明神和意閑天君內瑩隆
污異寓動止咸定非深於造詣而遽語此味則將以
適然之感而指為耽玩之所安也嗚呼遠哉後人登
懋斯臺緬懷往躅凜行勵操洞啓靈秘無以情撓無
以慾昏沉潛優游不懈益致則斯樂可幾矣臺成於
前即守張弼歲久圯敝今守南海何侯文邦始視事
輒構材新之是誠知所先者何侯歷官中外以政績
聞茲試端倪未窺底裏既訖工屬芳為記且曰文須
與政關予以清心體道為立政之本僭繹其義觀者

或罪子蠢測所不敢辭

卷之三十一

三十二

考

永明縣仰濂祠記

汝陽趙賢巡撫

周元公濂溪先生道州營道人今永明為道州屬邑
志稱古營道地云歲甲戌余觀民至道州謁先生祠
下讀朱文公記先生事郁乎詳哉乃永明令何守拙
則進而請曰先生里居去邑甚邇而邑人又多先生
族胤邑中又有先生則嘗游覽之處焉得無專祠祀
先生如州也邑庠之旁有浮屠氏廢宮請即其地建
仰濂祠以係人之思余曰可哉父之祠成乃問記余
曰此禮也孔門記之矣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
否所謂合者釋奠先師合鄰國而祀之也國故者國

之昔人可以為師有是人則不必遠取合祀也於乎
先王之制達人情矣古者仕不出國其政與教皆國
人耳目所覩聞取其等堂睹聞之人以為之師則政
教之成憲未墜揭其所尊信而示之範本其所素習
而要其成此先王之教所以易行而政易舉也後世
則不然仁者既遠於其國而所仕之國或有國故可
師者又不即諮省舉以從祀則博士諸生何所瞻效
也乃今永明有仰濂祠非即古者祀國故之意邪先
生挺起春陵紹孟氏之絕學開宋代之文明漢以後
千五百年儒者所僅見謂之國故誰云不宜夫既以

先生為國故則將仰之為師究心先生之學豈但假
飾剽獵乎國故之名以為邑庠之光乃于政與教無
關哉然先生嘗令桂陽矣判永州邵州矣三任在楚
域與古之仕于國者不甚異而其政與教不獨載之
往牒為有司與諸生所睹聞也即田疇間婦與僮市
販以莫不頌說先生而敬慕焉乃有司與諸生或假
設剽獵不能究心先生之學而徒以俎豆事先生則
不惟無政與教且先生辱矣不將為田疇間婦與僮
市販所訾議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太史公述
以贊孔子而繼之曰雖不能至心竊鄉往之夫心竊

鄉往而不舉足登焉後仰耳仰濼者亦在手勉之而
已桐經始于萬曆三年三月其年十月落成記作于

三年正月

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記萬曆壬辰

比地李楨都御史

道州古營地濂溪周先生產也余撫填思偏楚澤得
至其地一展謁迹先生之遺風整夙日之渴慕乃地越
在三湘九疑遠鮮公往竊計欵正人心當明道術欵
明道術當崇真儒即余下郡國徵求古哲近世道德
功業士孰如先生者亟下檄問先生祠郡守李發報
曰先生舊祠在濂溪溪上代建代燬嘉靖辛卯新之

而今火矣遺屋數楹雜榛棘中祀事未稱乞新之頤
材無所出余手狀瞿然起曰先生祀可火哉明祀不
崇世教不立時余之辜此豈余得徵先生靈使得稍
效門墻後哉檄所司亟治不則圮費濫廣所司欣然
成之奉計畫聚方材日勤匠石攻之期月乃成業二
三大夫謂余當記記曰夫大道甚夷窳言無當秦燼
後學者爭騖多狎闖談辯益騁爭益熾鴻儒連上競
為空虛使人蕩而無歸先生崛起千載後超然妙悟
著書立言主靜示本無欲示要尋孔顏樂處示程契
象月岩濯纓瀟水愛蓮取德喜拙矯俗襟懷光霽志

學伊顏實學彰彰卒令伊洛得循遺教延於今高媿
夫世之談叢辦園者余謂心教有悟不悟而身教無
悟無乎不悟先生甯二十仕分寧薄分寧又獄不決
至即立決人驚稱曰老吏不如也今之士有能弱冠
蒞民一遇事即照徹始終立決如先生者乎司南安
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苛治之先生力爭不
得接手板去曰如此尚可仕乎今之士有能持三尺
法不依阿如先生者乎嘗令柳柳守李初平知其賢
薦之初平卒子幼先生曰吾事也遂護喪歸往來經
理其家今之士有能義不肯恩始終如先生者乎嘗

宦邸一日暴死或檢骸篋無有錢倘死即棄棄無恨也今之上有能清脩勵節至不以死生貧窶動心如先生者乎由桂陽知南昌其富室大豪黠吏惡必不獨以得罪令君為憂且以污穢善政為恥今之士有能化其民格其心至不忍污善政如先生者乎凡此先生身教也是仁義中正見諸行事者也余以政事辨官材故不敢深言玄遠之理姑即先生見諸行者碩諸大夫與二三有司日取而內度之曰某事當決某法當執某義無二心某義我窮約不以利污義某民未若訓取先生脩政化民者驗其成此余所為建廟

崇祀意乎故性天之奧造化終始之微則在精義入
神者常自得之非余言所竟嗟夫余少有志於道慕
先生獨深先生道德永宇宙非以祠存不祠而熄者
顧吾人在三之義安在古之式里懷崇非私其人也
出吾不可氓滅之真已爾春陵毓秀之卿先生長子
孫以是後進之覲法以是薦紳學士蓋茲土者登先
生堂思先生道中無名教自振者乎此祠不不容後
也是役也凡因之五凡新之五舊祠中為堂堂五楹
像先生其上左右為二程先生像與翰博燕居皆不
燬仍其故稍新之其前為聖學源流坊旁為繼往開

來坊悉重飾之相望若翼然門內仰瀛樓借廡共五楹前為應門扁曰恩榮應門外為宋大儒第門規制視前稍廣門外甃石為道丹雘相映翬章聿昭稱崇勝云經始辛卯十月告成壬辰八月主之者為叅政吳中傅副使張世科劉大武僉事徐學聚而永州府知府葉萬景同知張守剛推官林汝詔道州知州李發均有締造勞併記

重修瀛溪書院碑記 萬曆壬辰

吳中傅參政

御史大夫北地李公來鎮三楚嚮意風教檄蒐瀛溪先生故里命所司重飾之會先生書院災用守者議

舉而新之已復捐金以佐祭田費諸所為尊禮之典
悉稱此屬余記之余惟周襄孔孟沒歷秦漢晉唐以
及五季之間學士大夫往往各持所見以相勝彼卑
卑者勿論即高明雋爽者流談名理則淪於清虛課
事功則驚於術數工詁訓則斬於綴緝脩異同則矜
於竒淫賢聖之道寢微幾不可攷見獨先生起而維
之得不傳之秘於遺經而闡圖著書以窮理盡性之
的昭示學者使有所遵循以適於正惟時二程氏颺
起景附數傳而閩閩諸公始得修先聖之統茲其功
用誠不在古之立功者下獨恠夫世儒未聞道真喜

為異說其始不過一人臆見之私而究則群和競逐
至舉世若狂然如近世有號大儒者論所樹立豈不
卓然名世顧持論稍偏而學者遂宗信之不知岐路
之分若蒼輿素當自有辨之者此何為者也夫先生
之道如揭日月而行天不為不尊且信于時矣猶然
以他道雜之者蓋學術淆亂微衰世為然即極明盛
行之際亦有之此無他意見易惑其勢便也公念先
生之功如彼而又懼輓近代之人心如此故于先生
之道力而衛之恐恐然若敵壘之為吾侵凡先生之
廟院少有不稱崇奉意措者悉更而拓焉蓋重其地

則先生尊先生尊而先生之教益尊俾天下知正學
有在為萬世斯文之主此固公加志意也顧公于先
生靡獨尊崇之實允蹈之矣觀先生遺行謂其為政
精密以洗冤澤物為任官南昌時篋錢不盈百今公
之在楚也蒿目時難孜孜治理汰嘉祛蠹導利起教
諸所注措未易備指其意直歆稅末季於隆古之盛
楚士民無不欣欣沾閩澤者真儒之效已可見於此
矣且也躬先節約斥華茹澹即縫掖之士不齟於此
而又力繩墨吏毋令為郡邑若倘先生所云無歆之
旨非耶古云穀應氣求蓋先生之學與造化為徒而

公與先生則心一而道同也不則胡為有契乎先生
若是之深耶余因論次之以俟夫崇正學者采焉

月巖亭記

李 發

濂溪周先生故里西十里許有山曰月巖蓋先生嘗
靜玩其間者萬曆己丑秋八月分察熊公行部道州
遊茲巖余與守戎彭君衛使孫君洪君王君麴君庠
士裴萬周四生從焉五君為余歷指其處見奇峰巍
聳層崖削矗中為岩洞洞門東西通徃來望之若城
闕入其中則弘敞虛朗蒼蒼者出其上蓋巔空也空
且圓如月之望離而東西視之又如月上下弦其增

咸隨步獲進退故呼為月岩然而太極陰陽動靜消
長之理備是矣故世傳先生于茲悟焉而圖所由作
余且觀且嘆蓋嘆其肖也徘徊久之不覺胃中冷然
曠然似非在人事尋陟於岩之巔四顧峯巒羅掖下
鮮雲灑氣互澆澆又飄飄乎意象俱融余復嘆曰佳
哉岩其宇內一靈區乎孫君曰岩固佳若中舊有瀟
溪讀書亭峭石環壁盛夏無暑亭尤佳也前改遷于
岩外之東南隅而中岩遂墟余乃躡其遺址而諦視
之感絕學之復倡懼名蹟之或湮仰止興懷亭焉可
廢迺復聚材鳩工建四楹于其中仍綴數言以志先

生之超悟以為有天啓焉夫道無乎不有者也非待月
岩而始露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仰觀俯察何者非
道之攸寓第牿者擾蔽者塞道與我始相間隔于是
物自物惡能因物以見道乃若聖賢其心湛然無歎
者也無歎故靜真境內融則機象外朗隨處俱徹則
觸目皆道即池蓮亭草並發天趣而况月岩之竅焉
者乎蓋無歎為豐本光風霽月為生機岩為幻相而
圖為註脚得之心而洩之岩得之岩而洩之圖心也
岩也圖也一也卦之於龍馬也疇之於神龜也圖之
於月岩也亦一也天不愛道垂以象聖賢見道悟以

心神乎神乎而天固啟之矣五君欣然曰若是乎岩之果為圖耶然余又有說焉卦至今在而龍馬不可睹矣疇至今在而神龜不可睹矣圖至今在而岩且與並不毀此其靈秀豈直為馬為龜哉假令先生未生圖未作遊茲岩者而試潛玩之也有能悟乎悟即不盡如圖而且別有解乎則豈槩之探竒選勝云哉四生亦欣然曰若是乎遊之益于學也是工也始於萬曆己丑秋八月二十日成于冬十月之望

遊月巖記

無錫顧憲成

予以歲之九月六日至桂陽越五日有永州之行行

三日徑道州州大夫張四可氏出謁予為問訊濂溪周先生故事大夫曰去州可四十里有岩相傳以為先生悟道處此一奇觀也予曰何如大夫曰志言岩形如圓廩中可容數萬東西兩門通道當洞之中而虛其頂自東望之如月上弦自西望之如月下弦自其中望之如月之望先生則之以畫太極圖云已晤彭將軍哲菴氏語及之亦曰信予曰有是哉明日遂偕往既至歷岩而登下而就几少息焉徙倚四顧奇石森列滿壁而是眉睫之間變幻紛沓應接不暇即王子猷山陰道中不知有此否哲菴氏曰吾聞諸志

矣如走猊如伏犀如龜蹠如鳳翔如龍蛇繞
可謂筆端有盡予曰未盡也擬為之名卒不得其似
而止遂與二君徐步而前就其中望之既圓且朗果
如所言不謬予因笑謂曰今日望日也故因有此已
轉而西尋却而東所至輒佇立凝視迤相嗟賞已復
登其巔忽見白雲數點冉冉從東而來望之可數里
內外張君異之指其處呼予而謂曰是濂溪先生故
里也予聞之翩翩神王爾時覺得兩腋風生便欲乘
雲而往攬霍纓之亭飲其泉一斛洗滌塵氛徐而從
先生乞太極圖也為之徘徊者久之既而還坐其下

左右存觴觴到輒盡主亦不勸客亦不辭清言疊疊
爾我俱失薄雨既收斜陽歆下陶然相對細緼滿懷
輿人竊竊從旁言暮矣弗問也從容謂二君樂乎張
君曰當此之際不知胸中有何物亦不知天地間更
有何事彭君首肯曰如是如是二君還問予予曰亦
復如是起而嘆曰美哉茲游也無物內礙忘矣無事
外碍忘矣內外而忘濂溪先生之所謂靜也昭昭乎
進于太極矣吾儕偶爾寄適俯仰之頃意象豁如輒
自有會心處何況先生乎其所得于茲若之助豈少
哉雖謂則之以畫太極圖未為迂也昔子朱子疏大

學格物之義謂一草一水亦不可不理會王文成非
之曰柰何舍內而徇外由今觀之何內何外何之為
可以盡卦洛之龜可以叙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新
腐陳奇總歸神理人自為間隔耳文成殆激於世之
舍內而徇外者發歟吾于茲巖乎有悟也雖然悟之
非難實有之為難今夫先生之稱主靜何也主者譬
如家之有長國之有公侯天下之有君王不得一日
而無非若羈旅之候來候去也吾儕幸徵須臾之暇
探奇討勝回視膠膠擾擾之鄉迥若仙化以故情暢
神怡灑然自適退而與膠膠擾擾者交卒亦歸于膠

膠擾擾而已夫焉得而有之不惟是也吾與張君故
生長吳越間去此四千里而餘彭君即楚產乎家故
赤壁下去此亦二千里而餘生平傾慕先生如飢如
渴一旦得游其處以故目君為之加明耳若為之加
聰心若為之加爽假令朝於斯夕於斯取諸衣帶間
而足且將狎為故常漫不加省歎一幾希於灑然弗
可得已雖日居其中與其膠膠擾擾之鄉何異然則
向之所云靜者恐不特如吾三人之居之去茲岩僅
僅二千里或四千里已也何謂悟於二君稱善就予
索主靜之訣予面壁不吞有頃曰其試問諸月岩遂

各盡一觴別去越七日還自永州籍其語而存之用
自省焉兼以遺二君是歲萬曆拾伍年也

光霽亭記

是亭也在學宮之西右為濂溪先生祠蓋自學宮而
上數武有樓樓之前有巨石疊障高可三丈許廣倍
之再轉而西古木輪菌森然林立逶迤而下一址為
諫議祠先生父也祠不數武有亭翼如亭之中有石
刻太極圖而顏其上曰味道余不知所自始然以余
朔望視學瞻拜先生必郵是亭而博士諸生時時追
隨相與講明太極載及拙賦愛蓮說低回留之幾不

能去庶幾羨墻先生也者因憶黃山谷嘗言先生襟
懷灑落如光風霽月有味哉其言之也綴於先生矣
請庚而頽之則何若博士諸生進曰昔葉文莊重作
先生書院于江州亦有是亭亦有是名乃當吾里而
闕名亭也則惟大夫庚頽之余小子碎席唯唯旣而
曰嘻有是哉夫風與月天地間之不盡藏而人我之
所共適者也何適非我何我非道是真儒之大見解
而適得吾體者也先生之學以主靜為宗以無欲為
入門欲淨理還觸目天機夫惡知風月之在心乎夫
惡知光霽之在風月乎我忘物而物忘適總之在先

生會心處耳學問不敏叨守是邦日治程書不皇於
吟弄乎何有然以俎豆事先生而不能挹其光霽者
非夫也小子何敢讓焉既又進博士諸生而為之說
曰若知先生之光霽乎先生居恒志尹學顏志即是學
學即是志体用合一者也世儒耳視猥云光霽屋屋
灑落在襟懷已耳不吊詭而離則鑿空而禪下先生
有用之學槩乎未聞夫心何以光霽政何以非光霽
則小子竊有以窺先生之學用不離體矣先生簿分
寧理南安令桂陽判永州已遷尚書虞部即浮沉世
跡是不一政而獄可立訊也手板可投置也洗冤澤

物可為已任也富室大豪黠吏惡少可使更相告戒
勿汙令君政也浸假而寃先生之用志尹之志不虛
矣余恐不知先生者岐心政而二之則晦翁狀先生
為政精密有古人風者謂何學閔州守吏也在吏言
吏敢更端以為博士諸生告庶於先生之光霽觀其
全云諸生樵然曰命之矣請書之光霽亭小子又辟
席唯唯

銘

濂溪祠堂銘

郡丞臧辛伯

太極混成萬象包括通書簡明言行有法貫天地人
獨見昭徹成已成物大巧若拙學窮本原文字仰末
吏隱州縣一意全活瘴煙可入民究難達天生範模
伊洛講切胡不假年禮樂諸葛嗚呼濂溪道無生滅
峯前倚衡光風霽月

月巖辯

張喬松

湖南道

道州月巖之勝甲于天下予聞而慕之久矣戊戌之
之冬行部至州事竣遂往觀之遙望向東一巖空豁

二
偃覆高澗可二丈許白石璀璨謂之月巖形果肖矣
比入洞行數武見石壁峭立周遭圓潔上透天光宛
如既望之月而西之一巖其穹窿偃覆與東岩埒同
游諸彥指中空者謂予曰此月之望也指東西二岩
謂予曰此月之上下弦也予亦信以為奇若身游廣
寒清虛之府矣已而徘徊諦視幡然悟曰此非月之
望也亦非月之上下弦也蓋中之圓虛通天者非太
極乎由東西二巖觀之非太極之動而生陽靜而生
陰乎岩畔溪流縈紆如帶而群峯矗矗森布於岩之
左右如屏如戟如鏞如筍皆具五行之象非太極之

化離師若友而拙則有忠告無市交又推而廣之
以學術鳴而拙則有真詮無異教以事功鳴而拙
則有實際無虛憍以氣節鳴而拙則有慷慨無賈
譽以文章鳴而拙則有體要無擘牙甲之至于醫
巫之輩胥史之倫而拙則小道可觀掌故足據而
不承羞不舞文嗚呼此正元公所謂天下拙百弊
絕者也休哉不可觀已永隸楚南傲蕪蠻尚鬼柳
司馬至概之公愚因多自託儻猶有古拙風乎而
元公則又鄉之大賢先達所為百世師也者雲龍
至愚極陋巧非質矣尤懼夫似拙而非也請釋其

義以自警謹并論于有衆寧拙毋巧以無忘爾先
賢突繁提醒之意庶乎日有改月有化駿見太
上之淳懿即夏齊變魯不出一字中矣是為說

韓子祁曰嘗見世之巧者求名而名求利而利
投罔不合行罔不得心竊慕之至效焉而不得
其術則自恚其拙甚及觀元公拙賦則喜因托
以自解乃今復讀仰拙堂說益信夫巧不必慕
拙不必恚矣夫拙何足恚哉說云拙者天也巧
者人也任天而不任人所謂不失其赤子之心
也者抵之則丈人矣元公通書曰誠神歟曰聖

人拙固近於誠也其聖切之本乎璞未雕也而
瑚璉具焉絲未染也而文章出焉請堅守吾拙
以從事兩夫子之教 道州知州韓子祁跋

仰拙堂跋

徐之孟本府同知

夫拙難言也有性拙而移於習者有始拙而墮於
終者有名拙而失其實者端疑者秉正儂通者病
之木樸者率真夸望者訕焉簡靜者不快於任事
恬夷者不聞於當途故夫拙之難也古哉子周子
白天下拙百弊絕昔人刺永作拙堂志羨牆之思
堂址今莫可考而餘風猶在我寓長漢哇公題視

事堂之後曰仰拙因為之說謂天下事非拙無所用之守吾一拙可了師帥事而老拳拳望我士民僚屬希一稟於拙有如然一切佻巧諸調辱其天者而惟斤斤端樸恬簡是用典刑獎誠無不可絕風可移俗可易比屋即成化境永固周南國也追古化行俗美民淳事簡弊何從生晚季漸滅本末滋偽滋奸拙之賦其大有槩于中也凡我同心毋務近習失實而始終佩繹仰拙之說寧無負今日師帥之意不庶幾先正追古之遺教乎顧謂僚友何公肖竹劉公澹銘曰跋有遺指請補之二公曰

兩公以言鳴拙我二人以無言守拙要於無失故
我亦奚庸何言

濂溪集序 嘉靖甲辰

漳浦王會 道州知州

會官大學時嘗得濂溪先生年譜一書為友人借
去竟失之猶記題引者為張元禎氏云曾得周子
大成書於某處缺其中年表一帙欲檢中秘書抄
補之以史事嚴不及其所謂大成書者會迄未之
見也癸卯歲拜道州之命意故里家塾當必有之
幸當獲覩其全既抵任拜先生祠下退而訪其嗣
孫翰博續麟求家傳遺書出濂溪遺芳集一冊相

示荒雜不倫并年譜及先生述作亦復闕遺因嘆

獻凋落當圖改刻乃復出年譜抄本及搜錄詩

文允若干會受歸而讀之其間又多訛脫乃謬以

已意畧加考定而編次焉曰遺書曰事狀曰年譜

曰歷代褒崇而賢士大夫先後表彰著在紀述者

亦附錄之使後之人有考并圖其山川書院於卷

首雖未能萃先生之大成然學者邇是而求焉亦

可以得先生之大致矣因題曰濂溪集濂溪書院

以儉是邦文獻之闕若乃先生之學則濂溪書院通書

固與論孟並行於世無待於斯而後傳矣